

非楊

一位女學生的家頁

“我的中文名字叫寒遺珠，是父母給的，說我還有點兒漂亮可愛的意思。我的英文名字叫可可，自己起的，沒有甚麼意思，只是順口而已。我不大喜歡名字，也不大喜歡自己。

前些時候，我看過一齣名字相當令人難忘的電影，叫做‘三月到來像獅子’，是一部外語片，講一個叫做冰的女孩子，如何愛上自己的親哥哥。”

“他們是一對孤兒兄妹。哥哥在事故中失去了記憶。於是，冰就謊稱自己和哥哥原來是一對情人。這樣，他們就搬進了一棟快要給拆卸的公寓裡去住，幸福生活。

一天早上，冰從惡夢中醒來，滿頭大汗。冰的心中充滿罪惡感。冰的全身都失陷在一種污綠色的黏液裡。她深感罪孽深重不能自拔。但是，冰深愛著哥哥，愛得要命。她不要違背自己。

那天晚上，冰一個人走進公寓樓頂的夜風裡。她不知道應該把前腳邁出去還是收回來。冰的前腳離樓邊還有一隻腳；只有一隻腳了！冰被狂烈的夜風吹了很久。冰的亂髮在風中飄舞了很久。”

“後來，哥哥漸漸恢復記憶。但是他不告訴冰，也不道破真相。原來，他也深愛著冰，愛得罪孽深重不能自拔。他們無處可逃。他們就在謊言和現實的夾縫裡順水推舟，翻來復去，幸福不定。

後來，他們生了一個孩子。但是，孩子不久死了。於是，電影就完了。生孩子是一場苦難；死去孩子，是一場更大的苦難。而他們，只是相愛，經歷種種坎坷、辛酸和傷痛。”

“我經歷他們的傷痛。我很想知道他們以後的日子會怎樣。可惜電影完了，我就離開了電影院。那天晚上，看電影的人很少，偌大的影院裡人影疏疏落落，氣氛有點低迷，有點淒涼，有點缺氧。

走出電影院的時候，呼吸裡迎面撲來一陣雨後的濕潤和清爽。

我突然覺得，要是身邊有一個人陪著走走，一定會是一件很愜意的事，一段明淨的時光。我們會攜手而行，我會什麼話也不用講……”

“我喜歡文學，電影，和攝影藝術。
我也吃色拉，三文治。我在讀大學，跟大家一起讀。
父母出的學費。他們要我讀，我就讀了。我必須讀。”

我不知道為甚麼我是我自己而不是別人。
也許這就是命運吧。誰也不能從命運中逃出來。我也不能。
這也許跟名字有關。一個名字就是一條命運。”

“我今年十九歲了。每年我都適應不了自己新的歲數。今年也是。
今天早上一覺醒來，我就大聲告訴自己：你今年二十啦！
希望這樣，下一年，也許幾年，我就能適應過來。”

今天是二月二十九號，我的生日。
這是一個有獨無偶的日子，一個被遺棄又偶爾被檢回來的日子。
我不明白自己為甚麼會在這個日子，突然想起一齣憂傷的電影。
那齣電影和我的名字，本來並沒有甚麼關係。”

“但是，我開始立志當電影編劇。我要編一個遙遠的荒島，
讓他們居住。除了他們，誰也到不了島上。
我還要為那齣電影編一個續集，讓他們找到那個荒島。”

也許，我只需要編一個老太太——他們父母的老鄰居，
有一天和他們在街上偶然相遇，偶後告訴他們，
他們本來是父母偶然領養的兩個異姓孤兒……

也許這樣，他們就用不著去找甚麼荒島了。”

九八年春